

儿子、孙子和种子

47.5

5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【内容提要】 中篇故事《儿子、孙子和种子》是作者根据本人所写的电影文学剧本改编的。它以生动的人物形象，风趣的情节，反映了农村广大社员响应党的号召，坚持计划生育和晚婚，揭示了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人民群众崭新的精神面貌。故事发生在江南农村。生产队长丁志富生产带头肯干，就是有重男轻女的思想，他已有三个女儿，但还想要一个大胖儿子；他爱人秀英为了能在新的长征路上甩开膀子大干，坚决不同意丁志富的要求。妇女队长新梅的婆婆丁大妈，已有了一个四岁的小孙女，又迫不及待想抱一个胖孙子，可儿子与媳妇坚决实行计划生育。队里二十多岁的青年社员阿龙，是个研究良种的农业科研迷，正和队里的青年女社员兰珍热恋着，而兰珍的父亲一心想早点让她出嫁，并要很高的彩礼，这事受到了阿龙和兰珍的坚决反对。故事情节就由这三对矛盾错综复杂而又妙趣横生地开展着。在改编时，作者根据故事的特点进行了再创作，语言、情节、结构都有较大变化，使它更加适合故事员演讲。

封面设计：李宝强

儿子、孙子和种子

吴仲川 胡林森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靖江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 插页 1 字数 64,000

1979年2月第1版 197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061 定价：0.29元

目 录

第 一 回	常喜得子·····	(1)
第 二 回	夜校听课·····	(10)
第 三 回	布店风波·····	(19)
第 四 回	秀英治病·····	(29)
第 五 回	杀鸡取谷·····	(37)
第 六 回	结婚登记·····	(49)
第 七 回	相亲风波·····	(58)
第 八 回	大妈设计·····	(66)
第 九 回	社员大会·····	(74)
第 十 回	秀英出走·····	(80)
第十一回	志富吃面·····	(89)
第十二回	展翅高飞·····	(98)

第一回 常喜得子

江南水乡，迎春河畔，有一个村庄叫丁家湾。一条小河正巧从村中穿过。村里三四十户人家，分住在小河两边，一色白墙黑瓦，房前屋后，绿树荫荫，翠竹茂密，是个景色优美的地方。自从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村里的干部社员，个个意气风发，干劲十足。从一九七六年冬天开始，他们在迎春河下游的一片荒滩上，新开垦出三百亩土地，准备在这里建设一个现代化农业的试验区和良种基地。今朝我不讲他们战天斗地的动人事迹，单讲一九七七年五月，村里出现的一桩“特大新闻”。啥个新闻呢？社员常喜夫妻结婚七八年不养，最近居然生了一个大胖儿子！这桩新闻轰动了全村，家家户户都非常关心。今朝，妇女队长新梅和常喜开船去公社卫生院接产妇，队里的大娘、大嫂们吃过中饭，就汇集在常喜家门前河边等候。她们一面扎鞋底，结毛线，一面嘴巴不停，叽叽呱呱在谈天。

张家婶妈对李家好婆说：“三好婆，我看，一个人有囤没囤是命里注定的，命里有的，你不要急，不要愁，观音娘娘迟早会把儿子送到手。你看常喜，结婚七八年，屋里一直冷冷

清清，听不见小团哭声。大家都说，不会有了，不会有了，可是你看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儿子来了！”

李家三好婆说：“是呀，老古话，命里有，总归有；命里无，莫强求。你看我们队长丁志富，困梦头里也在想儿子，有啥用呢？养来养去是丫头！”

站在三好婆旁边一位五十出头的大娘叫花婶，花婶家里虽然孤孤零零一个人，但为人很热心，她听了两人的议论，有些刺耳：“你们哪，如今是啥年代了，还说迷信话！啥个命里注定，要不是新梅队长千方百计陪常喜媳妇去看好毛病，会有儿子吗？”她又别转头对着新梅的婆阿妈丁大妈说：“丁大妈，你最清楚了，你讲讲看，你媳妇为常喜夫妻操了多少心！丁大妈，你快讲呀！”

丁大妈摇着手：“啊呀！人家说，三个妇女在一搭，叽哩呱啦象群鸭。你们的声音比鸭棚里还闹猛，少讲两句好哦！”丁大妈一番话，说得几个妇女眨眨眼睛，声音没了。丁大妈做啥火气这样大？原来，花婶的一番话，引起了她一肚皮的心思。她媳妇新梅结婚已经五六年，养了个孙女叫小燕，如今小燕已经四岁，可新梅就是再也没有生第二个。丁大妈是个孙子迷呀！看着常喜添了个大胖儿子，恨不得一把抱过来算作自家的，现在被花婶用话一挑，心里哪能不烦呢？新梅啊新梅，别人家不养儿子，你着急，你自己不养儿子，又为啥不急呢？

丁大妈心里一烦，讲起话来也象吃了辣椒吞了生姜，所以刚刚蛮闹猛的小河边，顿时静了下来，只听见“滋——滋”扎鞋底拉线的声音。正在这时，青年社员阿龙跑来了。他朝

河边望望，人群里看看，问丁大妈：“大妈，哪能还没来啊？”

丁大妈没有心思回答，三好婆想打开僵局，就接过话头，寻起阿龙的开心来：“哟，阿龙啊，你不去研究种子，跑到此地来做啥？也来看热闹啦？哦，一定是看见常喜养了儿子眼红了，是哦？那你就快去讨个娘子吧，嘻嘻……”三好婆说完这几句话，河岸上又活跃起来了，几个妇女都跟着笑起来。

原来，阿龙是队里有名的种子迷。他从中学毕业回队的第一天起，和种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日，现在队里几种当家高产稻种，就是他精心培育出来的。只要看到种子，他就可以忘记一切，有时候一个人站在种子田里也会自说自话，好象稻种能听懂他的话。村里象三好婆这样的人背后就有些闲言碎语，说阿龙虽是个眉清目秀的英俊小后生，却是聪明面孔笨肚肠，到了二十六岁还没找到对象。其实她们哪里知道，有个姑娘慧眼识英雄，早就深深爱上了他。关于这件事，我们放到后面去讲。

且说阿龙听到三好婆和他寻开心，面孔一直红到耳朵根，头摇得象拨郎鼓：“啥人来看儿子，我是来看种子的。”

花婶见三好婆这样取笑阿龙，又要出来打抱不平了。眼睛朝三好婆一瞪：“听到哦，人家是有正经事体，不是来看热闹的！”

三好婆两次被花婶触了霉头，不买账了：“喔唷唷！讲句笑话也讲不得啊？阿龙又不是你儿子，要你多管啥闲事？”

花婶正要摆开阵势，和她一句顶一句，辩个输赢，丁大妈却拉拉花婶的衣襟：“别说了，省点神思吧。哎！你看，船

来了！”

果然，“呜——”一声喇叭响，一条小挂机从村口河边的柳树丛里钻出，朝村中驶来。开机的是一个二十八九岁的青年妇女，中等身材，不高不矮，鹅蛋型的面孔，秀丽的眼睛，嘴角边总是挂着一丝微笑，使人一见就觉得亲近。她就是丁湾队新任妇女队长，丁大妈的媳妇新梅。今天一早，她就开船到镇上，一来为队里买化肥，二来接常喜嫂子出院。现在常喜嫂子就坐在后舱里，因为怕风吹，头上包着一块花手巾。常喜怀里抱着小囤，面孔上笑咪咪，笑咪咪，象是拾到了一粒金刚钻。

不多一会，小挂机靠岸熄火，常喜抱着小囤走上岸来。新梅一手扶着常喜嫂，一手拎着装面盆、热水壶的网袋跟着上岸。常喜一上岸，大娘、大嫂顷刻围上来看小囤，丁大妈挤进人群，心急地问：“常喜，是养个儿子吗？”常喜得意非凡，“嘿嘿”一边笑，一边点头：“是个光郎头，是个光郎头。”“啧啧！”“真好，真好！”大娘、大嫂们立刻发出一片赞叹声。有的说：“常喜常喜，你到底有喜。”有的说：“常喜常喜，称心如意，从今后，你们夫妻恩爱，婆媳和睦，皆大欢喜。”常喜得意啊，朝这边点点头，朝那边点点头，“嘿嘿，嘿嘿”，只顾傻笑。常喜娘正在屋里染红蛋，听得喇叭响，要紧把蛋染好，洗洗手，走出门来，一看大家站在河边议论，急得直喊：“外边风大，快进屋，快进屋！新梅，你也来坐一歇吧，今朝又辛苦你了。”新梅笑笑摇摇手：“不，我还要把化肥送到仓库去。常喜嫂，你好好休息。”说着，把手里网袋递给她，自己转身解缆下船，却见阿龙在舱里东寻西找，翻这翻那。新梅就问：“阿

龙，你寻什么？”

阿龙手一伸：“快拿来，种子！”

“没头没脑的，我拿你什么种子？”

阿龙急得拍着大腿：“嗟呀，公社李书记在北京开会时，向一位老模范讨的高产良种，你不是答应今朝给我带回来的吗？”

新梅见他急成这副样子，故意卖了个关子：“帮我撑船，等卸完化肥再给你。”“闲话一句。”阿龙拔起篙子，用力朝岸上一点，船离岸朝仓库驶去。

再说常喜夫妇一进屋，小囡立刻被抱走，在大娘、大嫂们当中传来传去。她们一面看，一面评头品足，议论纷纷：“到底是儿子，你看，象和常喜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。”“不不，你看这眉毛、眼睛，活脱脱象他娘呢！”“眉毛、眼睛象他娘是不错的，可是这鼻子、嘴巴呢，就是象他阿爸。”小囡传到了大妈手里，丁大妈横看竖看，越看越爱。花婶看出大妈的心思，在她耳边轻轻说：“老阿嫂，这小囡如果是你孙子，你就百样称心了。”丁大妈对花婶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淡淡一笑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众人正在评论，常喜娘拎着一篮红蛋从房里出来，见常喜只顾站着傻笑，她有点生气了：“常喜，你怎么一点不懂事，还站着做啥，快扶你媳妇进房休息啊，宝宝也要喂喂奶了。看你，做爸爸了，还象三岁小囡！”

常喜夫妇接过宝贝儿子，走进房里。这时，常喜娘就一个个挨着分红蛋，大人小孩每人两个。最后，她从篮里拎出事先扎好的一手巾包红蛋，塞到小燕手里：“小燕，拿好。老

阿嫂，我要好好谢谢你。”丁大妈说：“谢我做啥，那是你福气好！”常喜娘说：“什么福气？要不是你家新梅三番五次陪我媳妇去看病，又想尽办法找到那两味草药，我哪有孙子抱啊！”花婶接上来说：“是啊，刚才我也这样说呢！”

这时，三好婆和张家婶妈又在咬着耳朵叽叽咕咕，一个说：“新梅帮别人蛮热心，象是个送子观音，她自己怎么不养个儿子呢？她男人阿明可是两房合一子呵！”另一个说：“听说新梅养了小燕后，得过一次病，不晓得有没有关系？她自己若无其事，婆阿妈要急煞哉！”“轻点轻点，当心大妈听见。”

有些事情是蛮奇怪的，越是神神鬼鬼，说得轻声轻气，当事人听起来却越是句句入耳。刚才三好婆和张家婶妈说的几句话，丁大妈就是一字不漏都听进去了。她看看小燕手里拎的红蛋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对孙女说：“小燕，我们回去！”

丁大妈拉着小燕，一路走一路想着心事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烦恼。突然，她听得迎面有人同她打招呼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她的小叔丁有理。丁有理问：“阿嫂，常喜女的是养个儿子吗？”丁大妈点点头。丁有理大腿一拍：“我说的有道理哦？今年是丁巳年，男者为丁，今年生的孩子，一定是男的，果然不错吧！阿嫂，新梅到底怎么样？你叫她 also 去检查检查，不要得了什么毛病！”丁大妈懊恼地说：“她这个人啊，别样都好，就是话太少；问问她吧，只晓得对你笑。我急得要命，她倒笃定泰山！”丁有理摇摇头说：“我们丁家只有丁明一个小子，如果新梅不养个儿子，我们丁家啥人来接班？你啊，把她宠坏了！”

丁大妈确实宠爱媳妇，新梅也非常体贴婆婆，婆媳之间从来不曾红过一次脸，拌过一句嘴，所以，丁大妈尽管心里懊恼，真要她直通通把问题提出来，埋怨媳妇一番，她倒又觉得难开口。丁大妈就这样走着想着，想着走着，快到家门口时，到底被她想出一个办法。只见她转身来到大队下伸店，买了一只蹄膀，回到家里，洗洗弄弄，燉在煤饼炉上。

吃夜饭辰光，丁大妈一家四口高高兴兴坐在一起。桌子中央是一只大砂锅，白燉蹄膀，味道鲜美，旁边几碗加炒的小菜：竹笋炒蛋，雪菜豆腐干丝，还有一碗碧绿生青新腌的菜心。丁大妈用筷子指指砂锅：“新梅，你吃，蹄膀皮不油的。”

新梅笑笑：“妈，你也吃。”

“一家人还客气啥？买来就是叫你们吃的。”

过了一会，丁大妈见儿子和孙女蹄膀吃得津津有味，新梅的筷子却只往腌菜心和豆腐干丝碗里伸，就连皮带肉挟了一大筷放到新梅碗上。肉挟过去，话随着送了过去：“新梅啊，老古话，白燉蹄膀，吃了人胖，养个儿子，白白壮壮。新梅，你快吃。”

新梅想，喔唷，这块蹄膀倒不好吃哉，一吃，等于答应婆阿妈的要求了。不吃呢，婆阿妈一片好心，我这样不领情，她肯定会不高兴的。正在拿不定主意，丁明把“扶梯”搬过来了：“新梅，你快吃，我们村里，婆阿妈真正宝贝媳妇的，我看除了妈，没有第二个。你们两个，可算是互相了解，互相关心，是真正新型的婆媳关系。”

新梅说：“这还要你说吗！妈是老贫农，最热爱集体，热

爱党，只要我们小辈听党话，做对集体有利的事，没有不支持的。”说完，她挟了一小筷菜心给小燕：“小燕，这菜心好吃吧？菜心菜心，开胃生津，养儿养女，一样称心。小燕啊，阿奶这样宠爱你，你要好好听阿奶的话噢。”

两顶高帽子一戴，丁大妈乐得呵呵笑。媳妇难得多开口，一开口，可真是句句听得进。等到她笑过一阵，细细辨辨滋味，不对啊，小夫妻俩在同我打太极拳，我软绵绵推过去，她们绵绵软地又推过来啦。想了半天，才憋出一句：“新梅，常喜夫妻这次养了个儿子，你晓得哦？”“妈，是我把他们接来的，怎么会不晓得呢？”丁大妈一想，是多问的嘛！但再也想不出第二句话来了，既没办法，放下饭碗，拉过一张竹椅子，坐在门口生闷气。

这时，小燕抱着一个塑料娃娃来到她跟前：“阿奶，你看，妈妈给我买的。”塑料娃娃的腰里装着一只哨子，一捏，吱吱叫。丁大妈一见，眼睛一亮，她把小燕拉到怀里，说道：“小燕，娃娃在叫你姐姐呢！”小燕又捏捏娃娃，娃娃吱吱叫，小燕咯咯笑。丁大妈敲东壁，动西墙，问道：“小燕，这娃娃是弟弟还是妹妹？”“是弟弟。”丁大妈又问：“小燕，你喜欢弟弟还是喜欢妹妹？”“喜欢弟弟。”“这是个假弟弟！不会唱歌，不会跳舞，就会吱吱叫。去对你妈妈说，你要抱个真弟弟。”

小燕真的跑到新梅身边，仰起小脸说：“妈妈，我要抱个真弟弟。”这时，新梅正好收拾好碗筷端着面水出来，她把小燕拉到身边，一面替她洗脸，一面说：“小燕，你还小，抱不动，等你长大了再抱。”小燕天真地点点头，伸出小手比划着说：“等我长这么大再抱，是吗？”新梅笑笑说：“哎，小燕真

乖！”丁大妈生气了，嘴撅得老高，简直可以挂一个油瓶。面朝门外，故意不看媳妇，气咻咻地把话挑明，说：“有什么病嘛，要早点看。趁我手脚方便，还领得动！你阿叔讲了，今年是丁巳年，男者为丁，养的小团一定是男的，你们自己心中有数！”

丁明正伏在桌上画一张喷灌站施工图，见婆媳俩说话象捉迷藏，心中暗暗好笑。抬头看看新梅，新梅也正在看他，便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。丁明笑嘻嘻说：“妈，你别急，新梅早就在吃药了。”丁大妈一听，“呼”一下转过身子，急着问：“是中药还是西药？那药好吗？”丁明回答说：“是西药，很好。新梅，你说是不是？”说着，对新梅眨眨眼睛，新梅差一点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她望了丁明一眼，只得将错就错地点点头：“嗯，好。”丁大妈转怒为喜，双手一拍：“谢天谢地，这下我就放心了！”

屋里一切都收拾清爽，新梅朝外看看天色，对大妈说：“妈，今夜阿明给我们上科学技术课。你早点休息，我们走了。”

新梅夫妻双双走出家门，经过常喜家时，透过窗帘，看见常喜夫妻俩抱着儿子站在一起的影子，新梅想，常喜中年得子，确实是件喜事，哪晓得会引起我妈一番心事；不但如此，恐怕还会给队长丁志富家也带来一番烦恼呢！真是常喜家得子，引出了全村一连串故事。

第二回 夜校听课

新梅和丁明走过村中的小桥不远，正好遇到队长丁志富的妻子张秀英。秀英年纪三十刚出头，瓜子脸，短头发，面容清瘦，近来面孔上常常整天不见笑容，看上去是心事重重。她有三个女儿，老大叫招娣，老二、老三是双胞胎，一个叫多多，一个叫余余。今朝，她左手抱着多多，右手搀着余余，招娣跟在她身后。新梅一见，连忙上去抱起余余：“秀英姐，你也听课去吧？我们一道走。”

当她们来到夜校时，社员们已经来得不少，丁明走过去和队长招呼，新梅和秀英在后排一条长凳上坐下来。新梅坐定之后，朝教室里看看，见男社员们在一起抽烟，谈论着国家大事、田里庄稼。女社员们在一起做针线生活，有的还兴致勃勃地在议论常喜如何得意，老娘亲如何称心。一大帮淘气的孩子象花果山上的小猢猻，爬窗户，钻板凳，跑来跑去，打打闹闹，吱吱哇哇，吵得人心烦。新梅不禁皱皱眉头，想到前几年由于“四人帮”的干扰破坏，计划生育工作没有认真切实地抓，人口盲目增长，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，许多妇女被孩子和家务拖住手脚，一心挂两头，不能很好参加

劳动。孩子多了，如何教育、扶养好下一代也成了问题。队里的粮食产量虽然年年增长，但对国家的贡献却不能相应提高，因为增产的粮食很大一部分被人口盲目增长抵销了。正象支部书记老田说的，这个问题再不下大力气抓好，势必要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。所以，新梅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。

过了一会，社员们来得差不多了，队长丁志富走到前面，准备上课。丁志富三十五岁左右，四方面孔平顶头，身材魁梧雄赳赳，大干快上干劲足，领导生产是把好手。志富朝大家看看，清清嗓子：“好了，我们上课了。”大人都静下来了，孩子们却不理睬，照样嬉笑打闹。志富火了，桌子“砰”一拍，眼睛一瞪：“别吵了！你们这些萝卜头，再吵，我一个个扔到窗外去！”这下灵了，孩子们顷刻坐得毕端毕正，教室里寂静无声。于是志富接着讲：“等一歇，阿明讲课，介绍介绍农业科学技术问题，给大家开开眼界，鼓鼓干劲。现在我先说几句。同志们，粉碎‘四人帮’以后，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干啊！……”

这时，有个叫小胖的孩子突然从桌子底下探出头来，伸舌头，挤眼睛，压着嗓子学志富的腔调：“轰轰烈烈干啊！”教室里“轰”的一下，大人小孩都笑起来。志富气坏了，揪住小胖的耳朵，把他从桌子底下拖出来。新梅看看这样下去，今晚的课不要想讲好，便走到前面，拉过小胖，又轻声招呼大一点的孩子，一道走出教室。

夜校隔壁是队里的文化室。新梅开门进去，拉亮了电灯，把小人书、各种棋子拿出来，把孩子组织起来，有的看

书,有的着棋。又对小胖说:“小胖,你当组长,维持秩序,书看完了互相换,着棋要安静,动脑筋,不要嘻嘻哈哈吵,等一歇我来检查。”小胖说:“新梅阿姨,你去吧,我们保证不吵。”

新梅回到教室时,阿明讲课已经开始,他介绍了一些国外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后说:“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农产品可以供养五十多人。荷兰更多,可以供养七十人,一个农业劳动力一年可生产粮食十一万二千斤,皮棉一千一百斤,肉类一万斤,蛋类一千五百斤,奶类一千斤。可我们呢?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水平很低,难道是我们中国农民天生没本事吗?不是的,都是‘四人帮’干扰破坏造成的。今天华主席领导我们要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,我们要争口气,拿出中国人民的气魄来!”一番话,讲得妇女忘了扎鞋底、结绒线,男社员忘记了抽烟,心里热烘烘,连凳子都坐不住了。这真是:时不逢春花不开,抓纲治国挽春回,建设农业现代化,你追我赶结队来。

丁明兴奋地说:“今后,我们也要全面实现机械化耕作,培育高产良种,合理灌溉,使用新型肥料,用科学方法防治病虫害。其中,改良品种就是一项提高产量、改进作物品质的极其有效的办法。墨西哥原来小麦平均亩产一百多斤,后来培育和推广矮杆高产小麦品种后,平均亩产达到五百六十多斤,从粮食进口国一跃而为粮食出口国。菲律宾培育的一种矮杆水稻,最高亩产达一千三百多斤,由于推广良种,近年来粮食也能出口了。我们国家如果把种子抓好了,不但可以大幅度增产,而且仅节约种子粮就在成百亿斤以上。”

阿龙听到改良品种时，眼睛眨都不眨，心里只觉得热烘烘的，培育高产稻种的决心更大了。

阿明又介绍到灌溉技术：“国外早已推广喷灌新技术，节约用水，节省劳力，降低成本，提高产量，我们……”阿明话还没讲完，志富插了上来：“大家知道吧，三秋以后，我们也要搞喷灌站，就在三百亩新开垦田里，只要水泵一开，水笼头呼呼一转，就象下毛毛雨一样，喷农药，喷化肥，防霜冻，样样都可以。”大家听到马上就可以动手搞起来，顿时笑声满堂，议论纷纷：

“志富队长，到时候不要忘记我老头子，我种了几十年田，还没有搞过这东西！”

“志富队长，我们青年突击队你不要忘记！”

“志富队长，还有我们妇女，你也要放在眼里啊！”

志富站起身，忙摇着手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让阿明讲下去。”

阿明正要开口讲，“哇”传来了一阵小囡的哭声。原来是志富女儿，双胞胎中的一个多多哭了。做啥哭？喏，多多手中的一只竹篾编的小鸟被余余夺去了。多多一哭，秀英怕影响别人，顺手将小竹鸟夺回给了多多。多多挂着眼泪，咧开嘴巴笑了，但余余受了委屈，小嘴一张“哇”哭了起来。

志富忽听后面有孩子哭，头也不回，喊了一声：“谁家的孩子？领领好，别让他哭！”社员们笑起来：“是你家的双胞胎！”志富回头一看，果真是余余在哭，便皱起眉头埋怨秀英：“你怎么搞的，也不领领好！”

秀英见孩子哭闹影响大家听课，不免有些心慌，低声哄余余，可是没有用，余余正在发脾气。秀英没法，只得又把

小竹鸟从多多手中拿来给余余。谁知多多又不依，缠住秀英吵闹，秀英气极，一下把小竹鸟夺过来往地上一扔。这下更加闹猛了，两个孩子一齐撒手撒脚哭闹起来。

一旁志富烦透了，站起来责怪秀英：“叫你不要来，你偏来凑热闹，把她们领回去！”孩子哭个不停，秀英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好抱起孩子走出教室。社员们看着她，都很同情，轻轻地议论开了：“咳，秀英一个人拖三个孩子，也实在太苦了。”“是呀，敲冰汰尿布娘辛苦，面南对北爹去坐，志富也太不体贴秀英了！”新梅更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紧紧咬住嘴唇，为秀英难过。

再说秀英回到家里，想很快哄孩子睡觉，自己再去听课。啥人晓得多多、余余就是不听话，睁大眼睛“骨溜骨溜”说啥也不肯闭拢。时间实在太早，小囡不想困。等了一歇，好不容易把多多哄得刚刚闭上眼睛，但一边的余余“姆妈”一声喊，多多又醒了。秀英气极了，每人“拍拍拍”三记小屁股，两个孩子哇哇一道哭了，哭得累了，才慢慢睡着了。秀英轻手轻脚给她们盖好薄被子，掖好帐子，关了灯，刚要跨出门槛，新梅却领着招娣回来了，再抬头朝外一看，社员们也三三两两回家走过。难道夜校已经结束了？秀英连忙问新梅：“怎么？课已经听好啦？”

新梅点点头：“哎，听好啦。志富哥还在和阿明研究修建喷灌站的事，等一歇回来。秀英姐，多多、余余都睡了？你也早点休息吧。”招娣喊了声：“新梅阿姨，再见。”新梅向招娣招招手，回去了。秀英看着新梅的背影，心里真说不出是一种啥滋味。她想：新梅呀，我如果象你一样，该有多好！丁